謝肇淛塵餘

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0
1

虎眠庵末家藏書

塵餘序

古語恠者忌以奇駭人也聞語恠者喜其異常也喜好者生於好恠奇異者出於疑神人也物也棄其疑好以弄變々幻々者或的見於衆目或訛傳於衆口而流多於晦夜逾瞶聚皆與夢為徒雖然夢為象之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穗
F0190-(1)

屬象有實有虛或隱或顯或記或
藏或寓於影或根於想要亦皆本於
形而成者也是以虛象終不能違實
形亦不能勝民心有失其據則物
弄象以劫之形小而象大則或爲
所惑世有詭奇譎怪之談者於是
乎生者也是故雖曰非虛者槩之

妄誕耳謝在杭達士也而其麈餘自
誇其不妄者好奇之過不自知其謬
也但其事與文多奇隽可喜閑時一
讀令人思涉奇境目悦於華藻則
未必不可把玩也鍥者需題因爲
書之

寛政戊午仲冬廿七日

平安皆川愿題

塵餘敘

謝氏五雜俎之爲書也。閑情漫洋。
上自日月星辰。下至山河之巨鎮。
靈藪淵微。事變至於經籍傳記之
人事。亦周焉。其言之無乎該者。採摭之宗
而亦完其餘。所録者。其體氏編中之大
率說鬼語怪者。十居其八。更揭其所題之綱。

余謂。唐阿傳。乃是功過之格。丹桂籍之流
亞者乎。又之可破。閲其書。要其文殊亦可取。輒
命為述意。以為其所以然所應之說。
一編子其[illegible]。述其趣之尾。備其寫
目。此編奥然失。協然而惶。遂許書其
惡。亦其斷更之難。[illegible]其許之
一本也。此書可云無益於世教者乎。設思
阿傳云。阿傳果是婦乎。謂此少婦生闔
之害國家。遂婬而不勤。乃為害甚寬曲。
是觀之淺。亦已是乎。少年者乃人國非
常傷也。此書是婬蕩之所。若等為流遊其
豈[illegible]少年之所傳之所。
皆
寛政八年丙辰絲九月

塵餘 序

平安 三宅芳隆撰

塵餘序

孔子對季桓子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聖人曷嘗不語怪乎。第弗常語耳。要之聖人之所語者皆本事實。可以傳信後。有作者吾蓋不能無惑焉。山海僻而辯。其失也罔。齊諧閎而肆。其失也誕。夷堅幽而秘。其失也誣。以資塵談。均之無足尚焉耳。友人謝在杭養邃三餘。識周二酉。宅憂棲息。枕藉典墳。左忻延接。高軒坌集。勝侶雲從。論悉粲花。辭

徵獻璧塵停筆運裒集斯編受而三復遐窮輿盖逦標戸牖顯昭聽睹隱徹幽冥事核而奇語詳而後眩目駭耳動鬼驚心洵談苑之卮辭稗官之輿誤以此寶愛而傳遠辟則獲炙鱗羣之在御而八珍避雋矣千里三春之入啜而湩醴讓釀矣詭石怪樹之迎眸而平楚遜異矣帳中之秘名山之藏烏能舍是乎予雖抱子輿採薪之憂未忘宋明鱻鮍之嗜故深有味乎是編而爲之叙其槪如此

萬曆丁未仲秋望日友弟趙世顯序

塵餘引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蠲除賓友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言者強之說鬼退則稍爲刪潤上之側釐久乃成帙命曰塵餘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繆悠不經山海宛委窅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月有稽徵且信矣世固有厭粱肉而嗜鱁鮧者陳留謝肇淛志

塵餘卷之一

[seal]

陳留謝肇淛輯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穗

萬曆間。臨漳呂太學者。家貲鉅富。忽一日。有白衣老翁。來求僦宅。呂訝之。不許。往復數四。翁艴然曰。吾以情求若耳。若能禁乃翁不來乎。即日徙入其宅。車馬僕從。紛紜闐咽。呂知爲恠。萬方禁之。不能去。呂有好婢。翁召令服役。朞年。婢誕一子。彌月。延客滿堂。冠裳巾幘者數十人。酣呼竟夜。既去。一客醉不能動。就視狐也。呂家人擊

殺之。翌日諸客皆至。號哭叫罵。奈何暴虐損我人口。吾必令若傾家乃已。既共舁出殯瘞。樹表治隧。一如人間。越數日。有大狐入呂宅。緣屋走。呂率家僮。競持鎗戟格之。良久奔入馬草中。露其半身。衆盡力刺之。至死。就視。乃七八歳小兒也。驚撓莫知爲計。而呂佃戸家失兒。驗其屍良是。訟之官。呂竟坐抵繫囹圄者三年。新郡守至。詢道路之言。如一。始爲出之。家貲蕩析畧盡。白衣翁亦竟不至矣。

嶺南劉少已典試。道出洛中。至一驛。甚肅而不啓。問之。曰是驛多恠。往來者皆駐別館。劉不信。命啓之。入則堂宇高邃。景物荒涼。劉稍疑懼。鎖家室於別所。而自處中堂。一奴榻前地臥。至二更餘。忽聞有太聲轟然。劉意爲門圮而頽。不之恠。食頃。又有聲而漸近。又頃之。則聲在中堂矣。如物之行。而步甚重。周旋良久。至僕枕邊。遂聞齩嚼之聲。如齧枯骨。劉股栗。莫爲計。意僕且虀粉矣。久之無聲。天漸明。劉潛於帳内。窺其僕。手

足欠伸恐極大叫僕蹶然而起都無所苦也劉甚疑駭瀕行館人檢什物失一鐵燈檠遍搜得之於僕枕邊已爲物嚙去其半齒痕嶄然竟不知其何怪

方思泳歙人也其家数十口皆先後死於水思泳出外十餘年杳無蹤跡儀真民市一鼈殊大食之以甲賣藥肆細視甲内隱起數字云徽州府歙縣靈山方思泳作児以下数字漫漶不可識既喧傳方氏親族咸来索觀藥師惧而碎之嘉靖間事也

客雲妓母女二人有客至欲宿女女有他客遂宿其母但覺交接之際遍身奇癢不可忍客就舐其體隨舐癢隨止亦不以爲怪也夜半妓稍出月色微朗囬視帳中見客身體洪脹面有白毛尺餘怖極奔扣女門比啟門則怪已立女牀前矣良久怪去女朦朧中似有呼之者欲出輒止如是数四竟隨怪去披髪裸體行如飛其家驚叫追之不及数里許詢道傍人云適見一裸

體女去甚速他無所見也又追里許則女履髮委地僅餘白骨淨如刀刮髓亦枯乾矣太小宄駭痓之而歸

天津民石秀者其婦爲祟所據歌哭不恒莫見其狀一日呼秀令覔寫真人人到復問到未荅已在客位復曰煩客爲吾寫真客曰不見君形從何寫得曰君但圖一白鬚老翁頂二郎冠穿紅足矣何圖問如言圖與之掛搨上人始疑其祇也一夜石出便見門前後盡啟驚呼有賊祟叱之曰汝那得焦賊乃爾石入庭中有二醯缸項間飛二磚擊碎之石伏不敢動晝日門扃鐍如故缸亦無恙彌年婦誕三子皆狐也家擊殺之祟來叫罵奈何殺我兒遜謝之乃已秀至今在祟亦如故

嘉靖丁酉年林太守春澤有墳庄在錦溪守墓人陳四入旗山勾漏裡採薪于太岩谷中拾一大龜徑二尺餘繫以桒藤歸懸於柱來報林林訝之曰龜徑尺即神龜也汝安能得之即令陳

往取此歸家藤繫縛如故。龜脫去久矣。
魚臺白娘子狐妖也。置田宅家貲甚豐而獸與
一指揮往來甚密。凡爲人卜休咎必托指揮傳
言所獲亦分之。凡三年。一日謂指揮曰。吾数滿
矣。當與君別。所置家財悉以留贈。仍索湯沐浴
閉戸。授之以劍。令守戸外曰。有嗔則入。有頃嗔。
入室見一美女而尾甚長。叱曰。若尚不動手。指
揮觧意。持劍斷其尾。驚吽一聲。杳然不見。自後
絶跡。

江右湯道人。能以符水治怪。一日池州民王姓
者家爲狐惱。迎湯治之。將至。見王家人中道來
其勿往。湯歸数日。則王復來請原未嘗止之也。
湯心知有變。帶隨行一道童。授以符曰。道中有
急則焚之。自以一符密置衣領中。行至陰坑。離
城四十里。見道旁宅舍高敞。王氏小僮拜迎道
左曰。候客久矣。問那得在此。曰。是主人新莊。以
疾故移此耳。遂入数重門。毎入輒鏁。至最後一
院。有老翁踞坐。大責湯曰。吾與若素無仇。奈何

預他人家事。今日相見。必無捨理。湯佯遂謝求出。不可得。仍哀鳴告饑渇。怪命以水飲之。湯得水便出符含水直前噀。旋忽霹靂一聲。屋皆不見。道童在外。如夢驚醒。惟見荊棘叢叢。無出入路。吁呼。行人共持斧伐棘。入其中。則湯懵然坐地上。傍有大狐震死。王氏怪竟絶。湯歸。悒悒失志。踰年而卒。

太平山中多虎。有樵者入山。日暮爲虎所攫負至一所。樵者佯死。虎乃跑一坑。置人於中。將少木葉。併土覆之。遂去。其人欲走。竊計虎當復來。不敢動。頃之。虎果至。審視良久。乃去。此人走起不知所之。顧道旁有大樹。緣其上匿焉。又食頃虎領一大虎至瘞所𤼵之。不見人。傍徨數四。蹲踞於大虎前。大虎以爪微掌其頭。徑去。虎伏不動。此人終不敢下樹。至明。行人稍集。乃大呼。前有伏虎。行人聚衆。持械往視。虎已死矣。視其頭腦骨皆碎云。

嘉靖間。蒲臺城南街居人李姓者。門外烏巢雛

皆四足以爲妖而殺之又四十三年太清河北有冢産象主人怪之擲之於河

嘉興張巽爲諸生落魄不第往天竺祈休咎夢神告之曰成不成平不平十里灘頭問老僧翌日遊湖至十里灘頭果有老僧在焉張揖之僧合掌曰觧元萬福問以成不成二語曰是戊午也至是秋果省試第一

張巽爲孝廉時好請謁爲有司所厭嘉禾民有太辟求脫者卜莫吉卜求張孝廉而吉以二百金爲賂張入郡投刺郡守李者怒不出適李同年王使君江右人也亦至俱坐客次王不知爲張也卒問曰君處張巽死未曰未死曰如許紕繆得觧頭若爲不死因極数之張唯唯而已既而問姓曰某即張巽王大慙無以自容稱死罪不已俄李守出張爲太辟居間李殊不可王使君力從臾之既別去張往謁王極繾綣王愈媿復貽書郡守強以必從曰倘不得請某將以死謝張矣太守不得已竟爲出之

宣城民失其姓名夜騎馬歸見一女子哭道左求共載民知爲恠也抱持馬上不舍至家門首大呼家人啟門女窘急求下民固持之旣入室視之絶色也妖態媚姿世無所有民終疑懼不敢近幽之別室民有逋於木商五十金覘知商欲下妾伺其來索對欲賣女償之商果求女一見驚心喪魄欲以此女折逋民欣然奉之破券而歸女性旣明媚姿亦婉約商得之殊爲過望寵惜逾等如是朞年漸成羸瘵適有道人過其居詢隣云此誰氏之居妖氣太盛俄而商至鄰指示之道人大駭曰此官人爲邪中深矣不出一月必死鄰引以語商商猶拒諱道人再三開諭吾何所利於若但不忍見若以盛年自墮兇録耳假無之卽治不驗何害商始迎道士入宅設壇作法女在室中始猶怒駡繼以號哭終而哀祈備至道人不可叱令速還本形瞀然倒地乃一狐也道人索大甕令狐入其中封以符泥負之而出莫知所之商病遂愈

候官六都林源清之祖某上計道經𣪠城遇牧羊老人云予得非赴春闈耶子勿往與老翁坐片時林不應老者云即往亦不第林拂袖而去果如其言下第從故道復遇老者云子不信我今何如林遂拜問以後功名所就終不許云子非富貴中人遂授之一書云子讀此神仙可得林未至家里人病疫病者自言林法師至矣可移他處亡何前村即病疫里人往告令求林法師一符符未至而病亦愈法師遂隱於蓬萊山山下有潭時有業龍爲惡法師驅之戒勿損民居及壞禾稼龍遂從白鶴溪穴地而去今其溪雖雷雨暴漲須臾即涸盖其下有伏孔焉山上有龍源觀觀前有澄潭路傍圓石如鼓相傳法師朝元日震鼓四方皆聞

候官庠生林漢福清王井人有族弟膂力甚壯一日三更時入海捕魚將過小澳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云儂欲過澳見母望乞背負免致涉水之苦林知其妖即首肯之兩手緊持女子手兩

肘挾其足急背歸家妖哀號求脫林持之愈急及家扣門呼其妻曰持火來吾海中得一大魚妻開門林云非魚也鬼也妻驚失火擲地却入閉門適堂前有大桶覆地林以足撥開急以鬼納其中而覆之身坐其上天明啟視乃敗血一塊長二尺遍示鄉人余友林熙上親見之

嘉興屠濛者爲孝廉時以非理毆其妻至死妻且死曰吾必有以報君越廿年濛子履祥與交人塍生飲甚懽塍出門而死於道遍體皆傷家

人執履祥以訟不勝掠自誣伏後來者心知其寃爲細求賊終不得也卒坐戍計塍生之年則妻死之日也人以爲冥報云

渤海大清河有鐘自西浮來且浮且鳴蒲臺令率衆起之遂止及懸晝夜有聲後有道人過此以馬策擊之明日視鐘有裂紋數十道自此不復鳴今懸治所應者是也

僧知永者陽信人精戒行兼通技術城南十里有大虵當道行客患之以請永永至其地以手

指虵口念神呪數語虵即随風飛去
歙女江氏及笄時遊園中忽旋風至如有所感
比入門已有美少年在室内相就狎昵怪毎至
女輙昏狂如醉及去一無所覺如是者数月母
懼其醜露嫁之吴氏行至道中怪追至燈炬一
時皆滅舁轎夫便覺加重項之聞轎中叫罵聲
吾與汝相處幾時奈何棄我逃走謂我無覓處
耶既入吴宅恠謂女此汝百年喜事姑讓汝夫
當夜如常晝日夫進房則怪先在榻美夫近女

女輙織罵齧其體夫前後延法官数十禁之
百端終不能祛一道人朱書符數百道圍布户
牖仍戒令密糊其室恠至果不得入在外巡行
肆罵良久屋角有一點漏明怪飈然入矣齧女
通身盡腫夫無如之何往龍虎山訴之張真人
真人授以符令焚之比歸恠迎與格鬬紛紜呉
亟令家人取火焚符忽見王靈官立庭中朱衣
吏四人直入女房中擒恠去頃之女在榻上見
一大蛇自窓孔入通身無皮流血淋漓女大恐

走出餓叉見前朱衣人捉蛇去自此遂絶
章吏部元禮在京師僦一宅宅多凶怪人莫敢
居章素不信鬼神一日與友人羅伯生談頗久
夜深入内但聞火燄薫灼驚破戶入則一妾裸
死牀上二婢一撲地下一撲炕火中體已焦矣
救治久之妾始蘇自言夢中為一嫗呼去相隨
途中聞君號聲故還耳然嫗夜當復來章尚未
信至夜以諸奴圍宅外夜中聞有呼其妾小名
者聲漸近章亦聞大呼叱之始去如此三夕章
乃徙他處怪遂絶妾亦無恙
梁文康儲年八歲出就試令長小之令屬對曰
兩槕並行櫓速不如帆快即應曰八音並奏笛
清其奈簫何長大敬異之
蒲臺人周鐸洪武間充國子生　太祖夜夢天
傾西南一朱衣人力擎之明日蚤朝班内得鐸
貌良肖撿公服内果衣紅裼袍召與語說之擢
為陝西布政使
萬曆戊戌夏六月滕縣舊吏部黄中色家龍起

先是亢旱彌月至白太風雷雨交作屋瓦飛蕩
市人皆辟易顛仆而黄家中但覺殷殷然少頃
有龍蒼白色長十餘丈自中堂西北角穿瓦而
出頭角鱗爪歷歷可数漸入雲霄而滅時以爲
瑞黄作詩有龍飛人尚作龍眠之句逾年黄夫
婦相繼歿

北京指揮朱某者失其名自言知前三世事初
一次爲蛇云伏草中毎至暑熱遍體荼毒不可
忍饑渴且甚求死不得望見車來横道中欲爲

碾殺將車人見之頓返走後見樵人伐薪乃入
薪束中伏遂爲樵人斫死再生爲豬不数月腯
壯見屠雖死而魂不散人毎市肉一片則覓亦
分隨之去至入釜始滅肉盡乃已三生爲馬云
馬不畏鞭惟脚踢其前脇則痛楚非常毎至登
高痛徹心骨今生乃獲爲人毎至乘馬登高未
嘗不爲下也

林漢鄉人亦捕魚爲生三更時至海邊見巨浪
三層至崖有怪物長丈餘身如羅刹登岸與鄉

入闔郷人力弱正危急時適寺鐘鳴鬼逐聲頂禮且禮且闔須臾鐘聲轉急鬼禮拜不暇遂不及復闔及鐘聲已歇忽聞鳥聲天將曙矣鬼跳入海其人得脱

富陽民宋某者善妖術能剪紙爲猫犬鬼魅之形夜放入人家爲魘破碎器物搪撃門戸乙未之秋祟見於杭杭民大擾中丞而下爲設醮於城隍及關王廟禳之不得也既而被祟之家延宋治者輙愈衆疑焉白官擒宋訊之具得其狀斃之枯木

杭試院中有猢猻爲祟每脩葺之歳則逃入布政司天花板上或舊府中揭榜之日則復入矣人常有遇之者頸尚曳一鐵鎖其白如銀辛卯揭榜後二三主司夜宴坐室中猢猻竊其冠學人行月明中主司懼不敢問也諸剞劂人尤爲所嬲無寧夜癸巳秋里選余從督學使者入院夜半諸工喧噪驚起問之曰猢猻挐手引人體冷如氷捕之不可得今不知何如也

萬曆甲戌上元日鎮江民有從親故飲者日暮出城遇一故人死已久矣忘其爲鬼遂與道故鬼問何之曰將入城觀燈鬼曰此中燈不如金陵子從我乎民心雖怪之不敢言遂從之行食頃至一城街市燈火果金陵城中也行有頃鬼曰此中燈亦寥落聞杭州今夕都司張烟火曷往看乎民又把其臂行有頃至都司堂上三司官方會飲燈火伎樂紛紜陳設鬼與民伏梁上民告以餒鬼下至諸官前輙辟易者數四末至

一坐攫得餛飩數事與食問其故曰某人祿位正盛某人不食牛肉我皆不得近之也觀良久困倦願歸鬼曰君且坐吾先行鬼欻然而逝其人即形現爲吏卒所見驚懼墜地賓主大驚以爲盜刑訊之具道本末莫之信民懇祈曰某今日黄昏方離某人家可鞫也官置民於獄遣人至鎮江驗之良信乃得脫

閩俗古溷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襲人必死萬曆癸巳夏張煒者爲刑部郎家溷深可

五尺許。一白豕入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
人皆溺死。張募人竭其淵。竟無所見。人疑張以
過殺奴故爲此說耳。逾一年城南有古淵。亦然
淵者相繼四人皆死。人無敢近者。始知其信怪
也

交州司李周宜謙長沙人也。家中舊有一亭。欲
更新之脩理之次。忽見柱下空空如洞。亟移柱
視之。下已陷數百尺。如井狀。亦不知何時陷也。
周亦無恙。時萬曆戊戌歳也。

同年武進胡原徹爲諸生時。會課常經由城邉
一路荒凉無人跡。一夕前行見有物當道。如人
蹲者。呵之不動。命僮持燭視之。僮大叫仆地。胡
自往看見如猪首目赤躭躭然。牙出吻外。咻咻
氣喘。胡素壯勇。舉足盡力踢之。呦然有聲如豕。
滚至城下而沒。比旦復往見滚處。一路草俱盡。
求怪竟不可得矣。

新都朱生者。學召鬼。一日聚生徒於講堂中。爲
之鬼果至。卜吉凶。皆歷歷荅對。既而求去。朱初

不得發遣之方兒於是哀嘯講堂中諸生徒驚散且盡如是年餘有道人至宿其中兒復號呌問之曰我兒也爲金天王送書至中途被朱君符召至今年餘矣不放吾歸饑寒不可恐奈何道人爲書一符送之從此寂然

萬暦丙子冬至前三日閩中央一死囚之次民家陳某者忽聞扣户出視之一客自言渴求水陳取水至見客手脫其頭就盌飲陳驚懼入門少時即死

趙仁甫令梁山日忽有郵足遞至一傳牌稱玉皇殿下瘟部太王焦欲巡酆都等處索輿從供需之物甚備令厲且急詢之至自射洪沿途禮拜醮祭度送公私所費不貲仁甫素持正不懼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左右咸失色時蓼州儲二守佶署郡篆業設醮備物伺之聞令燬牌大詬禍至孰當也仁甫曰我身任之後竟無他佶始媿服

丁應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虎急竄入一古

廟中見土偶巋然以爲人也攫之偶踣而折虎腰虎斃焉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爲異政

蒲臺人任繼宗少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之曰汝母居海畔辟纑衣縞者是也詰旦徃求之果得母以歸

汪司馬伯玉與劉顯都督行軍汪謂顯曰吾之善飲將軍之力天下所聞也今當萬衆屬目之地思出一絶技如何劉曰諾傾左右取一巨案重可四五十斤悉取樽罍杯卮之屬布之令滿不足則以椀繼之皆注酒焉劉以一手擧案之足立於汪所而汪次第取器悉飲之不踰時而盡無遺瀝劉亦無困乏之色三軍歡呼動地是日乃大破賊

臨安一日决囚因紹興人臨刑涕泣稱寃持刀人紿之曰至時我與汝方便任爾逃走其人惟喜行刑之際意中卽如得脫盡力奔走至萬松嶺嶺旁有一丐人凍餓垂死忽躍然起坐如平

時逕往渡江至因家款門家人出問之曰我某也臨刑得脫逃至此語言舉動良是而貌非也驚疑之際有自武林來者曰其已决矣家人益怪問之具道所以歷歷然家中事巨細并妻子小名皆言之妻子不敢認遂削髪出家不知所之

萬曆丙申秋姑蘇脩虎丘塔搆木爲架環其外已備有一道人來觀自云善走衆問之道人曰可於若輩中選極趫捷者令從塔中走至第四層垂頭呼我如其言時道人方在地下其人呼畢急徃上走至第六層則道人已從架木歩至絶頂矣如是者數四工完亦失道人所在

萬曆己亥秋陝西狄道有山數百尺一夜陷入地中其旁湧出小山五所皆数十丈相去百武先是數夕山旁居人但聞山上有金鼓聲遠視之有火光照人民皆走避無何遂有此怪

蒲州楊元祥舉萬曆癸未進士選館職其妻悍妬元祥嘗押一婢妻輒怒之元祥無如之何每

用繩繫梁間詐欲自縊妻驚救之如是數四既
知其詐也亦不爲意一日又狎其婢妻叫號欲
杖之元祥入室閉戸妻猶怒不解食頃不聞聲
破戸視之巳縊死矣

劉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偕童子四五
自學舍歸夫人見築牆者五人命諸子爲破題
皆不可衆跽曰母試爲之即應聲曰人數比乎
舜臣職業同於傅説

李博士東先東阿人善天文嘉靖辛丑嘗覽天
象語人曰宮中當有變巳而宮人楊金英伏法
他日又告人曰禁中當火巳而御廐焚東先曰
未也巳而三殿災其奇中如此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
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
熱麪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
況富貴乎遂不入蜀

錢塘布政司前有一長鬼每陰雨之夜輒出市
中高十餘丈常在人家簷上坐足垂至地杭人

多遇之者。然不為禍福也。
有一朝貴官京師。有二子。甚愛之。一日家僮出海岱門外。遇一乞兒。諦視之。乃其主次子也。驚問之。曰數月前被人攜至此。迷失歸路。凍餓殆死。僮攜歸告主。主驚曰。吾子見在講堂中。往視則已失矣。將見養數月。始平復如常。
復州郡城宅多鬼。余七八歲時。從一塾師。師毎暝輒出外堂閒遊。余一日自內室出。將入講堂。見師凭欄凝盼。如有何者。見余却入。余搴帷視之。寂無人跡。走出堂。則師在焉。始悟為鬼。時亦不以為意。先母室中尤多怪。毎至滅燭後。擊門搬器。擾惱無寧夜。母持念不懼。亦卒無恙。
東阿學宮。舊在城南溪上。尚書師公年十餘歲為諸生。一日五更起。詣學舍。過溪。溪上有人。為二鬼魅所持。且投入水。顧見師公來。相視愕曰。師尚書至矣。自投入水。去其人。遂免。因向公叩頭曰。微生。鬼幾殺我。
萬曆戊寅。阿城北麥山屯。有民田仲牧。奉神香

火遂爲神所憑。笑歌罵詈。日夕不絶。自稱水晶公。人無如之何。朱應蘄爲令。召至庭下。猖狂如故。朱訶之。加五木而杖焉。有頃遂止。曰。神去矣。

又有寨子村婦彭氏者。爲狐所媚。飛石走瓦。毀壞什物。其夫張寵訴之朱。朱批限三日令去。次日來數寵曰。吾雅善若。奈何以令苦我也。自是去不復來。朱濬縣人。

嘉靖庚申年。倭寇入閩。有南臺林姓者。攜妻包裹逃於候官龍湖溪上。遇六都黃岸黃某者。亦攜妻子避難。同居舟中。人傳南臺民居俱煨燼。林哭。妻云。汝尚有包裹在。但得夫妻無恙。房屋付之無可奈何矣。黃聞其言心動。偶倭至。林夫遁去。妻遂與黃逃匿。黃陽極詞寬慰。遂攜妻子并林婦入山。經一險道。傍有峭壁。下臨深潭。黃囑林婦曰。道險。汝一女子。安能攜重。待我負之。令林婦前行。推落岩下。骨肉虀粉。黃一家據岩而視。倭退。鄉人皆赤貧無依。黃獨架屋買田。不二年。十一月內。有一少婦。日暮手持火籠過遼

沙郷村問郷人黄岸黄某人家在何處郷人叩其問故少婦嘻吁數聲致問不已郷人指前村新屋即是次日黄夫妻并三男三婦及一女俱病瘟各自言我不幸夫死於倭投難托汝汝利吾財何恐推我於萬仞岩下耶病者旬日俱死只留一女適於陳郷人始知黄致富之由

張侍郎守郢虎害人公使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隨吏至府堂乃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否則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境化爲石今呼爲石虎

有僧入暗室蹈破生茄疑爲物命念念不釋中夜有叩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茄也

許朴濮州人性眞率論事多直常觸忤人偶得辟穀術數日不飲食顔色如常未四十棄妻栖東向深山中居焉能毉人病欲其死心同居數月不藥而愈兵部譚尚書聘至京與語不合譚欲用女鬼而彼守清靜遂厚遣歸辭曰翁老而

面赤好動健於房欲必有投以吐納之術者虩
起試看溺器中溷汁是遺精也恐一旦火發抹
之遲耳後數月譚逝人以為先見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正一
日燕山有匠者來自云張擲天謂寺主曰不勞
費財請得百餘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
日挾鉅楔数片登高敲斵不旬餘閣柱悉正

紀綱少與穆肅讀書臨邑學宮啟聖祠方夜篝
燈有婦而艶翩翩且前兩生疑為鬼物乃用鍼
紉線志其首俄而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東
廡中鍼志宛然遂取而焚之妖遂以息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
三里外農工者於暮秋之際侵晨望之如城郭
擁暎林木蓊鬱日出即不見毎歳約数次行路
人皆見之

嘉靖十六年六月六日巳刻恩縣西北四女樹
觀音石像遍頭玉液如珠踰時乃止

聊城人丁懋儒隨太父之衛州讀書郡齋夜間

獨坐忽聞聲震如雷回顧一神執鞭而立若廟
師狀丁讀不輟神亦隨滅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
鬪鬨闘数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觀
者如堵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輭
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
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
戕之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
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
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
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
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潜書
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
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鱣死於水面長壯
可丈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嘉靖間秀水民吳強腰者富有田產然積鏹終
不能滿萬如是者十餘載一日已及其数爲太

櫝二各貯其半列廡之東西至除夕忽舁不能舉聞櫝中有聲意為盜也穴隙窺之見二櫝自行相就而合徐復退而返故處吳大懼不敢語人是年杜門不出至秋九月縣令張某入覲諸富民各有所餽吳自念歲且莫无可免矣具茶酒數器為獻張受焉俄而客至命取吳所獻酒啟之則醬蔬也更命啟三四皆然張大怒發卒捕之期必得乃已吳捐重賂為居間者說萬端終不聽亡命之京師以三千金謁選曹移張南部事乃寤而二櫝所藏枵然罄矣

覇州王吏部樂善為諸生時傲儻不羈一日清明携雞酒上祖塋行至中途有旋風撲馬首王命以酒澆之立止是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來謝曰道中渇甚蒙君杯酒之惠無以為報王問何神不荅要欲與相見良久曰可於次月朔日四鼓至城隍廟中覓我既覺密不以告妻子如期盛衣冠至廟寂無所覩步入廟後数楹聞履聲槖槖俄有丈夫從内出即夢中所見也與揖

議。久之有僮出附神耳語。神即入内。且誡王勿妄有所窺。王彷徨久之。見壚東案頭有文巻堆積。試取視。皆人姓名。下注爵位生死月日。又番数紙。得已名。下大書壬辰歳舉進士授行人。轉吏部主事而卒。年月皆具。觀竟而神適至。怒曰。語君勿妄窺。何故違約。王遜謝久之。且語以故。哀祈求改。神曰。此天曹處分已定。安可移易。良久曰。惟有陰徳。可以轉移萬一。餘則非予所知。王遂辭出。至壬辰果成進士。授行人。即移病家

居。不欲出。其父大司馬遴怒。不之信。趣之入京。甲午遂轉吏部。乙未五月卒。一如神言。

范縣儒學。古槐大數圍。高數丈。老幹盤旋如戲龍。雖故老亦不知其何年栽植。南京祭酒王嘉諭見之曰。神物也。知縣楊文進脩學落成。飲千明倫堂。聞樹中有悲啼聲。環立而聽者久之。是夜風雨大作。摧其東大枝。

長樂民女子夜績。忽有鄰女。容貌姣好。衣裳鮮潔。首插金釵。時來助績。問其家。輒以它辭。夜來

曉去始是月餘。女心疑之。一日竊視其所往出門至墻西隅入穴而没。女以告父母。率衆掘之三尺許得銀瓶。而金其紐精巧倍常。自是家日殷富。

刑部郎林某者。四十無子。納一妾其妻外爲優容而内忮甚。妾孕且娩。妻囑奴生女若得男幸取他人女來易。且許十金。嫗利其金適嫗女亦彌月豫戒以俟。先一日嫗女得女。次日林男生。竊易之以女報。林懊惱不已。妻復強慰解之。陽爲焚香籲天。林不疑也。無何嫗醉洩其事於同部郎王某之妻。王與林最善。聞之亟召嫗訊問。嫗不能隱。吐實。王諭其善視兒。仍分月俸贍焉。逾五六載。遷外秩。詣王辭。王密召兒匿室中。留林飲酒中。林語以無子之故。王曰。卿自有子。那得云無。林以爲戲。已忿詆之。王笑不已。再三詰問。令召兒出。視之貌殊肖。已駭問其故。王曰。但問卿内。林歸飲泣。以事詰妻。妻始具道始末。且云。今已悔之無及。林乃召嫗及子至。父子相持

而哭。仍將嫗女取爲子婦。贍嫗終身。

福清民林某女。幼喜齋素。得香木數寸許。刻爲關王像。甚愛之。每食必祭。及嫁藏之袖中以行。其夫家素事山魈。娶婦初夕。壻必他往。讓祟先宿。而後合巹。女都不知。臨宿袖中出神像置寢閣上。夜半祟至。但聞室中剨然有聲。如物被擊之狀。更無他異。天明起視。牀前有血一團。自是怪絶。小大驚問。具說所以。始信神力也。

閩省當道諸公。凡涖任者。皆由西門入相傳云。由南入者。必兆火。嘉靖十三年。四明屠公僑爲左藩伯。入自南門。後一月。雷震萬歲寺火。其浮圖如大燭。照城中外數十里。屠公遍詣寺拜。火皇急。以雨衣藉地。雨三拜。浮圖之巓忽有咼墜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咼。地擬三百。天雨四花。土由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梁開平四年書。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祠。其神嘗棲。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

誥之弟。知證知詳也。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永樂間。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甲入侍運筭有驗。遂封知證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静高明真人。勑有司建廟金鰲峯下。歳遣龍虎山張真人賫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畀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歳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毎歳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凡桑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糧。先是有一年少。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籍於隣村。容貌清俊。器度温雅。一觀因許以女招之入贅。其日適有道士求宿。一觀以婿辭。強之乃許。趺坐中堂。手結普安印。凝然不動。須臾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門見道士。一時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復汝故形。赦汝死罪。婿即化爲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勑遣之。一觀

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爲電光而去。
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基叢莽中有普安佛像。
儼然道士也。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嶺南任。江次登舟。爲大風飄揚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內廊廡廳舍。如官府。守門者止之曰。此考較人間罪福去處。爾何事至此。孫以之任舟行遇風告之。并欲入廳舍遊觀。守者引入見大殿上有主者端坐。侍衛甚嚴。傍一門。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進。守者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扵此。孫之舅在世亦好食牛。因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聞汝舅食牛肉七百斤。罪不可宥。孫力懇守者托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爾舅罪業至重。爾亦喜食牛肉。陰司亦減爾壽筭。只消此一任矣。孫再禱求救吏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善誘五百家不食牛肉。爾舅得升天。亦延爾壽。孫領命而出。登舟回視。已失山所在矣。及到任。首禁宰牛。并廣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夢舅曰。主

者云。爾禁殺牛。曾勸到七百家。功德浩矣。神明文賛我得昇天。汝亦延壽矣。

萬曆年間。閩庠生潘文波。住高盖山下。在南臺市中。買得磁瀨器無僮僕。候天晩。將歸至赤東村落中。時將漏下矣。微月疎星。松濤度澗。忽見前有婦人。素妝皎靚。裼以緋紅。潘逆知其妖。恐爲所迷。稍近。即以磁瀨器。奮撃之。妖亦與磁聲倶碎。只見地上紅光。以爲寶也。撿拾而歸。皆紅瓦礫。藏數日。亦化去。不知所之。

萬曆巳亥。福清民林某者。渉溪。過一小廟。倮而溺焉。歸家而病。藥之萬方。不愈。令巫視之。曰。某溪旁廟鬼爲祟。以三牲禳謝。遂愈。林心不平。戯爲牒訟之城隍。拜而焚之。越二日。林出市。至針鋪前。旋風起。足下。瞥然倒地。已無氣矣。市人大驚。舁入鋪内。報官相視。買棺將盛之。日且暮矣。林忽蹶然而起。曰。適在針鋪。欻見二皂若公府勾攝之狀。即隨之行。入城隍廟。王方升座。旁縶一鬼。相與對訊。始知其故。辨復數四。鬼理屈。王

命束縛加一巨石沉之海中遂命林出既復呼入曰吾居是職有年矣未有訟及鬼神者汝才民也不可不懲有項曰發宋推官決二十五遂醒翌日偶出市衢推官宋之殯導被決如其數林今尚在

塵餘巻之一終